



風裡的哈達

席慕蓉

我此刻將這上天降下的華物「哈達」呈獻給您，希望永保福澤綿長。

這次回家，對我來說，是生命裡面的一件大事。在幾十年的渴望之後，終於可以踏足在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上，是珍貴的第一次。所以，我在事前非常謹慎地定了計畫，爲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干擾，我蓄意把時間安排得極短，只有十幾天。也蓄意把要去的地方減到最少——只去探望父親的草原和母親的河。一切其他的活動，我都準備放到下一次再去考慮。對這一生裡極爲重要的時刻，我不敢多有貪求。

因此，給尼瑪的信上，我也再三強調，希望不要讓太多人知道這件事，我只想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回家。可是，在剛到北京的那個晚上，尼瑪就告訴我，家鄉的人仍然要歡迎我，他說：「老家的人不願意照你的意思，這麼多年以來，你是第一個回來的親人。他們說，老祖先傳下來的規矩，從那麼遠的地方回來的孩子，有許多歡迎和祈福的儀式是一定要舉行的。」有些什麼開始緩緩地敲擊著我的心。我望向尼瑪，望向他誠摯的面容和眼神，慢慢開始有點明白，祖先遺留下來的，不僅僅只是土地而已，還有由根深柢固的風俗習慣所形成的，我們稱它做「文化」的那種規定。

我一直以爲我是蒙古人，可是，在親身面對著這些規矩的時候，如果拒絕了，我就不可能成爲蒙古人了。

絕對不能讓事情變成這樣！絕對不能！

這麼多年以來，可以因爲戰亂，可以因爲流浪，可以因爲種種外力的因素，讓我做不成一個完完整整的蒙古人。但是，卻絕不能在此刻，在我終於來到家門前的時候，讓自己心裡的固執和偏見毀了這半生的盼望。我一定得明白，一定得接受，如果，如果我想要成爲真正的蒙古人，就得要照著祖先傳下來的規矩「回家」。

在蒙古傳統的禮俗中，到國與國之間的疆界，也就是蒙古最遠的邊界上來迎接客人，是最尊貴的大禮。爲了表示對我的歸來非常喜悅和重視，我的親人決定先派代表在蒙古與河北交界處來接我。聽說他們要開很久的車才能抵達邊界，再踏一步即是異鄉的地方等待著。

我們這邊在清晨四點就起床，五點多抵達北京西直門火車站，擠上六點多從海拉爾開到北京的草原列車，經過了四個鐘頭左右的車程，在張家口下車。這次回家，有三個朋友與我同行。一位是尼瑪，一位是沙格德爾，兩人都是在北京做事的蒙古同鄉。另外一位是王行恭，是在台北工作的東北男子，知道我的計畫之後，臨時決定與我一起回來。他是我多年的好友，年齡只比我小幾歲，所以，我們兩個人的境遇都差不多，都是在身分證上有著一個遙遠的籍貫，卻任誰也沒見過自己的家鄉。

一出了站，阿寶鋼旗長和蘇先生已經在等

我們了。阿旗長是父親的好友，所以他一直強調，他不是以官方身分前來，而是受朋友之託來接這個第一次回家的蒙古女兒。

第一次回家的女兒，想去看她父親當年從北京回家時，常要經過的大境門。大境門上面有一塊很出名的匾額，題著四個漂亮的字：「大好河山」。前兩年，林東生——我的好友把這張幻燈片放給我看的時候，我一直以為，從這個方向出去，就是蒙古，心裡很感動。真的，一出塞外，可不就是我們的大好河山？要等到自己走到了大境門的門樓之前，才發現，原來寫著字的這一面是對著蒙古的；也就是說，要有人從塞外回來的時候，才會面對著這幾個字，要從這個方向走進去，才感歎於中原的大好河山！

漢人蓋的城牆上題的漢字匾額，當然應該是漢人的心聲。

我轉到城樓的另外一邊，從這裡出城往前行才是塞外，我抬頭往門牆上仔細端詳，沒有一個字。忽然想起了長春真人丘處機的那幾句話。快八百年前，十三世紀初，他應成吉思汗之聘，從華北經蒙古前去阿富汗，也好像走的是這個方向（只是不知道有沒有大境門？）。第一眼望到蒙古草原的時候，他說：

北度野狐嶺，登高南望，俯視太行諸山，晴嵐可愛；北顧但寒煙衰草，中原之風，自此隔絕矣！

深藏在我們心中，有一種很奇怪的「集體的潛意識」，影響了每一個族群的價值判斷。心理學家說它是「由遺傳的力量所形成的心靈傾向」。也就是說，去愛自己的鄉土，原來並不是可以經由理智或者意志來控制的行為。

一上了路，來接我們的兩輛吉普車就加足馬力往前直奔，後來才知道這兩個年輕人是地方上出了名的快車手。公路兩旁植滿好幾行的行道樹，已經成林，遠遠的山脊殘留著古長城

的遺跡，每隔一段路程，就會是一處平頂的高坡，必須要換成慢速檔爬上去，再接著前面的公路。尼瑪告訴我，這裡的人稱這種高坡叫「壩」，他說，再多上幾次壩，就是蒙古高原了。等到終於抵達了蒙古的疆界的時候，我的心情可是和八百年前那位長春真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樣，越往北走，越覺得前方美景無限！

有風迎面吹來，帶著強烈的呼喚。

看到他們了！

應該是他們吧？就在公路旁邊，在那幾塊大大小小凌亂矗立著的路程指示牌下面。太陽很大，風也很大，那幾個人站在路旁，都用手擋住陽光，往我們這邊看過來。這裡就是邊界了嗎？還算是漢人居住的區域，寬廣的公路，稀疏的電線桿，沒有什麼綠的顏色，公路旁低矮的土牆圍著的是農人的房舍，土牆和土地都是一種灰黃黯淡的淺色調。那幾個站在路旁的人，衣服的颜色也是灰灰的，在他們中間，只有一個人與眾不同。

他穿的是蒙古衣服。一件寶藍色的袍子鑲著金邊，腰間繫著一條金黃耀眼的腰帶，頭上戴著黑色氈帽，腳下是長馬靴，靴套處還繡著花邊。

下了車，我向他走過去，他的身材並不高大，卻很粗壯結實，應該是成年人了，眼睛黑亮，鼻子高而挺直，被風霜染成紅褐色起了皺紋的臉上，卻有著像少年一樣羞澀的笑容。有人過來給我介紹，說這就是我的侄子烏勒吉巴意日，從家鄉前來接我的。我的侄子用帶著奇怪腔調的漢語叫了我一聲：「姑姑。」

這個做姑姑的竟然只能用笑容和握手來回答，剛剛聽到的蒙古名字根本學不出正確的發音，很早就準備好了的話也都忘了。幸好這時他已經轉身忙著到車上去拿東西準備行禮，沒有注意到我的窘態。有人幫著他，把準備好的



拾壹、洗心集





東西一樣一樣取出來，有奶、有酒、有鑲銀的蒙古木碗，還有一條淡青色的哈達。

風很大，淡青色長長的絲質哈達很輕，在風裡不斷上下翻飛。

我們此刻將這上天降下的華物「哈達」敬獻給您，希望永保福澤綿長。

在家裡，每年除夕祭祖，爺爺奶奶的遺像上都會輕輕地放上一條哈達，是從老家帶出來的，父親說那是由一位活佛祝福過的聖物。父親和母親跪拜之後，就輪到我們這五個孩子按著順序一一叩首，每次我臉紅紅地站起來再向供桌一鞠躬的時候，都覺得供桌上的燭火特別亮，香的燃燒著的氣味特別好聞，再加上蘋果、年糕還有其他供品混雜在一起的香氣，充滿了平安和幸福的保證。我也記得在燭火跳動的光暈裡，那一條哈達閃耀著的絲質光澤。

過完年，母親就很小心地把哈達摺起來，和爺爺奶奶的相片一起，收到大樟木箱子裡面去，要等下一個除夕才再拿出來。

即使是這樣小心收藏，哈達也一年比一年舊了。有許多地方已經開始破損，顏色也變得灰暗，燭火再亮，再跳動，它也不再反映的光澤了。

幾十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。母親去世以後，我在那年除夕從樟木箱子裡找出這塊哈達，雖然輕輕軟軟的，拿在手裡一點重量也沒有，卻怎麼樣也掛不上去，幾次試著把它放到母親的相片上，幾次又拿了下來。

終於還是含著淚把它收進箱子裡面去了。先敬奶類的飲料。

我的侄子面對著我，用雙手捧著裝滿了牛奶的銀碗，在銀碗之下，墊著那塊哈達。照著祖先的規矩，我先用雙手捧碗，再用右手無名指觸及碗中的牛奶，然後微微高舉右手，用無名指和拇指向前方彈指三次，敬了天地和祖先

之後，才能啜飲故鄉的牛奶。

等每一位朋友都像我一樣，喝了烏勒吉巴意日獻上的牛奶之後，儀式再重新開始，這次碗中注滿的是草原白酒。依舊是要在接過來之後，先敬天地和祖先，再恭敬地雙手捧碗，啜飲故鄉的醇酒。每一位客人都不能忽略，每一個人都要領受祝福。太陽很大，風也很大，站在寬廣而又荒涼的公路旁，站在踏一步即是故鄉的邊界上，我們這幾個人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著同樣的動作。

四周很安靜，偶爾有卡車運貨快速呼嘯而過，然後又歸於沈寂。我可以聽見不遠處土牆裡面有雞群在咕咕覓食，有飛鳥細聲鳴叫著飛掠過去。太陽很大，風也很大，哈達的中段是擺在烏勒吉巴意日往上平放的雙掌上，他用大拇指將兩端緊緊夾住，剩下的哈達就在風裡隨意飛揚，淡青色逆光之處幾乎是透明的，每一翻動，都閃耀著絲質的光芒。

回家的路還有一段要走。

按照計畫，我們要先在旗辦公處的招待所裡住一夜，這次是米旗長親自來接待我們了，他是教育界的前輩，人非常開朗。有幾位家裡的長輩從前與我們家是世交的朋友，知道消息，也都趕了來。我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彼此都是好友，可是到我們這一輩相見的時候，卻要一點一滴從頭來解釋。雖說是第一次認識的陌生人，晚餐桌上舉杯互祝的時候，有幾位蒙古男兒卻哽咽不能成聲，爲了怕人誤會，還得趕緊啞著喉嚨解釋：「我只是想起了自己的長輩，心裡難過。」

連王行恭在舉杯的時候，也有好長一段時間說不出話來，我認得多年的朋友，平日那樣冷靜沈著的朋友，心裡也是有碰不得的痛處吧？我一一舉杯向他們祝福和道謝。祝福你們，我應該熟識卻又如此陌生的朋友，願前路

上再無憂傷與苦惱。謝謝你們，每一個人都從那樣遙遠的地方趕來，陪我一起回家。

第二天早上出發的時候，已經變成有六、七輛車的車隊了，領頭的兩輛，依舊是那兩位快車手來駕駛。聽說家鄉的親人會到草原的邊界上以馬隊來迎接我，我把相機給了王行恭，請他到時候幫我拍照。

我知道自己已經開始緊張起來。天有點陰，層雲堆積，有人勸我加衣，我卻覺得心中燥熱難耐，離家越近，越想回頭，一切即將揭曉，我忽然不太敢往前走了。

車子開得飛快，經過一處又一處不斷起伏變化的草原。差不多開了四十多分鐘之後，爬上一段山坡，在坡頂最高處往前看下去，下面是一大片寬廣的山谷，芳草如茵，從我們眼前斜斜地鋪下去，一直鋪到整個山谷，鋪向左方，鋪向右方，再往上鋪滿到對面的坡頂，再一層一層地向後面的丘陵鋪過去，一直鋪到天邊。在這樣一處廣大碧綠芳草離離的山谷中間，有一小群鮮艷的顏色，因為遠，所以覺得極小，因為顏色，又覺得非常奪目。尼瑪在我旁邊驚呼：「看啊！慕蓉，他們在等你。」

這應該是一生裡只能享有一次的美麗經驗！

前面就是我的家了嗎？

這一大片芳草鮮美的山谷，就是我家園疆界的起點了嗎？

幾十年來，在心裡不知道試著給自己描繪了多少次，可是，眼前的景色，卻是從來也想像不出的遼闊與美麗！這真是一生只能享有一次的狂喜啊！還有他們，那正在家園前等待著我的族人，就在我眼前，在山谷的中間，有幾十個人穿著鮮紅、粉紫、寶藍的蒙古衣服，紮著腰帶，有的騎在馬上，有的站在草地上，圍成了半圓如一彎新月的隊形，遠遠地安靜地等待著。車子開得飛快，我只能在坡頂高處看到那麼短暫的一瞥，相機不在手上，也拍不下來。

不過，沒有相片並不表示沒有記錄，這記錄已經在那一瞥之間深深地鐫刻在我的心中。就在那快樂與幸福都沸騰了起來的一瞬間，我忽然看到隊伍裡面，有人雙手捧著一條哈達站了出來，草原上的風一吹過，淡青色的哈達就在風裡飄動，閃耀著對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，絲質的光芒。

我們此刻，將這上天降下的華物「哈達」呈獻給您，歡迎回到故鄉。♠

(本文作者現為名作家、畫家)

(本文係由圓神出版社提供，謹此致謝)





拾壹、洗心集

